

銀獎

2014-2015 中國中學生作文比賽(香港賽區)

只要朝著陽光，便不會看見陰影——海倫·凱勒（1880～1968）

1887年3月4日

我最喜歡莎利文老師！

昨天她來的時候，我隱約感受到家中忙碌的氣氛，卻依然看不見聽不見任何聲息，這使我快要抓狂了！就在這時候，某人緊緊地擁抱著我，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溫暖，實在太震撼了！原來她就是莎利文老師！令我每天都期待著明天的安妮·莎利文老師！

今天早晨，莎利文老師帶了一個洋娃娃給我。我想像著洋娃娃的樣子，突然莎利文老師握著我的手，用手指在我手心上畫了幾個符號——DOLL，這些符號真是太奇異了！但又好像擁有某種魔力一樣，真是太有趣了！我慢慢地模仿著老師的畫法，她一邊讓我碰著洋娃娃……噢！我懂了！原來洋娃娃等同四個符號！我興奮得臉都漲紅了！然後，莎利文老師又教會我「針」和「杯」的符號，原來世上萬物都有名字！

中午時，老師讓我碰著杯子，在我手掌畫了幾個字——WATER，好讓我模仿。不過……這不應該是「杯」才對嗎？於是我在她手上畫了「杯」字，她卻讓我把手伸進杯子裏面，再在我手上畫，我實在不明白，水不就等於杯嗎，怎麼會有另一個字代替？我又和老師爭執了一會，結果她決定先教我其他字，便把洋娃娃給我。我心急如焚，「水和杯還沒弄清楚，怎又教我新字？反正無論是水還是杯，我的眼睛依然是看不見，耳朵依然是聾的！我多麼恨自己！我懊惱地把洋娃娃摔在地上。老師卻把太陽帽戴在我手上，牽著我走出房間。我便知道要到外面院子享受我最愛的陽光，頓時精神百倍！

我們浴著小路走到水井房外。正當我奇怪水井房有什麼特別之處時，莎利文老師要我把手放在水管口前。一股清涼的水在我手背上流過，老師在我另一隻手畫了「水」字。之後，手上的水流漸急，她又重複在我手上快速畫著「水」字。我感覺著她的動作和水流的快慢。突然，我恍然大悟，原來「水」是指這些清新的東西！我連忙在空中比劃著這個字，「水」真是神奇的文字啊！那股流動的清泉彷彿被賦予了生命，原來文字不單單是手上刻板的符號，更能象徵世間萬物！我突然有股衝動想認識這個色彩斑斕的世界，我要學會所有的文字！我在院子四處摸索，莎利文老師則在一旁拼著不同的字——啊！原來「花」就是這些香氣撲鼻的東西；噢？哪些在我四周空中翩翩起舞的奇妙生命，難道是「蝴蝶」嗎……

這真是令人興奮的一天！我親手「摸索」出不少前所未聞的新奇事物。如果以後每天都可以探究這個世界，那會是失去視力和聽力的我最大的希冀！莎利文老師在我手心拼出「希望」

一字，我明白了，文字就是我的希望，我看不見但感覺到這個世界的色彩！我「看」見了初昇旭日的曙光，「聽」見了嬉笑熱鬧的歡樂，整個世界都在我腦中活起來了！

從前每個早上都是黑夜，現在文字為我的世界帶來了彩虹。

1892年12月26日

這一年的冬天，夜更漫長了，寒風將我刺得遍體鱗傷。

已經很久沒有寫日記，剛剛下筆的，差點又懷疑這些句子是否出自某本小說，而非我的腦袋。這兩個月發生的事真是揮之不去的夢魘，至今仍把我壓得難以呼吸。

討厭的命運女神總愛在我生命上開玩笑，在漆黑不見五指的崎嶇路上設下陷阱，讓我防不勝防地摔一跤。自從我學會認字後，我便愛上了無拘無束的創作過程。起初，我只是懷著一片好意，想寫一個故事送給盲人學校的安納諾斯先生。小說《霜王》不是我的處女作，但絕對是我的佳作。在把它送贈安先生前，我先把故事讓父母過目，他們都對《霜王》讚不絕口，媽媽更說安先生一定會愛上它呢！

結果，《霜王》換來的不只是幾句稱讚。安先生非常欣賞這篇小說，更要把它刊登在校報上。怎知這個時候，卻被發現我的小說竟與瑪格麗特·康貝爾小姐所著的《霜仙》十分類近！大家都說《霜王》是從《霜仙》中剽竊而來的。起初，我並不太在意，要知道我雖失明，仍能寫出一篇如此富有色彩的小說，任誰也會嫉妒我吧！直到莎利文老師找到《霜仙》，它無論在內容文筆上，抑或結構思想上都大同小異，乍看之下，還以為《霜王》是《霜仙》的初稿！不過，我也是那時候才知道《霜仙》這篇小說，又怎能抄襲呢？後來莎利文老師記起某年夏天曾跟我讀《霜仙》的故事，當時我可能仍在學拼字，故事裏的生字引起我的興趣，便把內容都牢牢記緊了。難怪我在寫《霜王》時，竟下筆成文，我還以為是我的創作靈感如涓源源不絕，原來只是將記憶深處的一字一句默寫出來。擁有這麼超凡的記憶力，真不知該感到自豪還是無奈……

這件事彷彿如野火燎原，一眨眼就燒遍盲人學校每一個角落。

十一月中是一段難捱的日子。學校一些老師和職工以為我為了博得安納諾斯先生的讚許而剽竊他人的作品，更組成一個「法庭」審問我。「法庭」上，他們不斷盤問我，感覺像被強迫承認一項不存在的罪名，我很想大聲告訴他們，那只是一場誤會。我幾乎感覺到四周瞪著我的灼熱目光，令我不寒而慄。我沒有為自己辯護，只能疲倦地坐在橫椅上，語無倫次地回答問題。只記得《霜王》中有這麼一句——鬆開了緊握的手，載著希望的氣球便會逐漸遠去。難道屬於我的希望已逐漸遠去了嗎？

之後幾天，我不時記起「法庭」上的問題，每次都會忍不住在床上嚎啕大哭，無法撇開纏繞在腦中的恐懼……無論我如何努力創作，恐怕也是某本書上讀過的內容……我為何還要寫別

人的句子呢？

一天下午，安納諾斯先生在學校發表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講話。「每個人都有做錯事的一刻，更何況這只是場誤會，沒有人需要為了一個誤會而備受眾人的批評和斥責。與其人云亦云、加深誤會，我寧願選擇相信海倫·凱勒小姐是無辜的。」先生在為我辯護！我的心情澎湃激蕩，宛如一些不可取替的事物失而復得。演說完畢後，他又親口鼓勵我：「海倫，我期待著明年的生日禮物。」我既為仍有人相信自己而慶幸，又為不曾知道有一個一直支持自己的朋友而自責不已。原來，我身邊也有不少認同我，為我發聲的人。那天之後，又有不少盲人學校的師生來信問候我，康貝爾小姐亦有寫信支持我。

在那苦惱的日子裏，這些來信成為了我的精神食糧，讓我逐漸走出悲傷的陰影，也令我懷念起執筆的感覺。剛下筆時總會提心吊膽，情不自禁想：「如果這是很久以前某人的著作，那怎麼辦？」每想到此，便不敢繼續寫，擔心只會寫出另一篇不屬於自己的文章，但在莎利文老師幫助下，我開始寫一些關於自己生活的故事，嘗試把自己的思想和經歷結合成文。這樣的練習讓我慢慢遺忘了《霸王》事件帶來的困擾和痛楚，正如莎利文老師所說，我在把七零八碎的自信一塊一塊地拼湊起來，拼湊出屬於我的希望。

時間過得很快，回想起若不是安納諾斯先生和莎利文老師，我可能仍在床上過著獨自一人的日子。這是我第一次如此感激上帝，在我生命中最艱難的黑暗時期，派遣兩位知己良師，在迷惘的谷底為我指路。希望我長大以後，能寫出一篇屬於我的小說，鼓勵那些跟我一樣在困難時失意的人，正是他們的希望，重新把我的希望組織起來。

1968年3月10日

海風輕拂耳邊，坐在搖椅上一邊享受著柔和的陽光，一邊寫著日記，好不愜意的生活啊……

不知不覺間，已經養成天天寫日記的習慣。人們常說，人老了，便會尋回很多自己遺忘的記憶，就像翻到日記最前頁，再細味回憶。我就記得童年時那一場大病……雖然它令我失去了視力和聽力，但也帶給我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生啊！總統自由獎章、海倫凱勒基金會……這些都是失明失聰後帶給我的。說來諷刺，我這一生好像比別人失去得多，亦獲得更多。

幾天來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後人會怎樣評價我呢？老朋友馬克·吐溫把我和拿破崙放在一起，後人會覺得我是個傳奇人物嗎？若真如此，我會跟他們說：「真正讓生命閃爍生輝的，不是天生的缺憾，而是後天的努力。」年幼的我幾經波折，將盲聾的事實克服了，又認識了「文字」這位終身伴侶，立志要成為史上第一位盲聾文學作家。後來我一直緊守這份信念，考進哈佛大學，慢慢造就今天的我。信念尤其重要，信念就是希望；信念給予自信、排除萬難；信念是黑暗中的曙光，寂靜中的呼喚。

或許有人會覺得奇怪，但我最近已經開始囑咐自己的身後事。

我只希望我的墓碑上能刻上一句話——「人生就如一根火柴，一經希望磨擦點燃後，既可

照亮自己，也可溫暖他人。」